

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

袁

世

凱

傳

(十一)

章君毅

與李鴻章相意見參差

認真說來，李鴻章與袁世凱，在處理朝鮮問題上，多年以來，都以大院君李崑應所領導的親華勢力，為手中的王牌。王牌人人皆有，不過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在老成持重的李鴻章看來，大院君這張王牌隨時可取韓王李熙而代，或清明政治，或一面倒向中國，那都是他願見的結果。

此所以大院君事件爆發後，李鴻章唯恐大院君貽日人之口實，為閔黨所加害，不惜用九牛二虎之力，把他送到中國予以名義上的幽禁，實則為最週密的保護。光緒十一年（公元一八八五）的釋回大院君，無非是想他對變化莫測的朝局，和專擅跋扈的閔黨，起一點澄清或牽制的作用。但是李鴻章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，他不曾慮及，朝鮮局勢的緊急，已如脫韁之馬，離弦之箭，不是去年三年，黨羽在對方詭求迫害之下，或則風流雲

散，或則銷聲匿跡的大院君，所能挽回得了，制止得及的。與此相反，則大院君之回國，適足以加深閔黨的疑忌，以為李鴻章和中國方面的壓力又將加強，加強壓力的作用是扶植大院君的親華派，而剷除閔黨的勢力，這是一個具有爆炸性的危險局面，李鴻章遣回大院君反而加深了朝局的危機，促使閔黨投奔俄國的懷抱。

袁世凱的看法、作法和李鴻章大不相同，然而步調却是一致的，結果雖不如李鴻章的理想，也能挽狂瀾之既倒，勉強敷衍得過。由於袁世凱於役朝鮮三年，已經打入朝鮮的政治核心，他成為韓王李熙的親信，又復和豪族閔氏結為姻親，操縱朝局的閔妃，便是他的大姨，朝鮮高級官員，莫不和他建立了親密的友誼，跟密切的關係。所以他對朝鮮大局，可以說是瞭如指掌，甚至操縱裕如，李氏王朝到了李熙的這一代，堪稱最軟弱無能的君主，環顧三韓簡直找不出什麼傑出的

政治人才，在「君臣佐使、羊質虎皮」的情況下，遇上袁世凱這麼個一代梟雄，袁世凱的發蹤指示，得心應手，固屬想而可見。

所以，他早已看準了李鴻章的移花接木之計必定失敗，而且會導致更惡劣的後果，可是袁世凱胸有成竹，朝鮮大局鬧得越僵越險、越難、越複雜，越能顯得出他扭轉乾坤，抽薪止沸的本事。因此他聽任李鴻章下一着錯棋，然後再由他房謀杜斷，一手包辦，而將瀕危的局面全盤改變過來。袁世凱懂得這一層道理，倘若他發現李鴻章釋回大院君失策的當時，便扣馬而諫，使李鴻章幡然改圖，充其量他不過給李鴻章留個洞燭機先，不無遠見的好印象。何不任讓李鴻章的這一步一步之差，把朝鮮這個攤子打爛，於是弄個土崩魚爛的局面讓他來收拾，「扶危定傾，起死回生」，豈不是使袁世凱立了補天浴日，匡濟時艱的大功了嗎？兩者之間所可獲的功助和令名，簡直不

可以道里計，袁世凱的梟雄手段，確曾在這一次事件裏，充份表露無遺。

不過，國際大事，朝廷大計，袁世凱的梟雄手段，自難一手遮盡天下耳目。朝俄秘密勾結，穆麟德滯留漢城時期，袁世凱玩的是雙邊欺瞞，刀切豆腐兩面光的手法。對待李鴻章，他是告急電報如雪片般飛到天津，李鴻章曾有一日之間收到他五份急電的紀錄。尤其告急電中市虎杯弓，聳人聽聞，極盡誇大妄謬之能事。而且一再請調大軍，應付危局，同時更在表現他的意氣之豪，匹夫之勇，所以有一次電報裏他竟然說了：「如有五百兵，必可廢王擒羣小，解津候訊」這麼樣令人為之咋舌的話。

持鬚而笑孺子可教

穆麟德一回天津，朝鮮和俄國的談判便陷於停頓，加以朝、俄兩國再三否認，一場風波終告雨過天青，波平浪靜。袁世凱滿以為他立了不世的功勳，必定可以加官晉爵，聲名鵲起。詎料朝廷裏畢竟也有明眼人，一眼看穿了他的把戲。所以在朝局平定之後，馬上就有不利於袁世凱的批評，責他浮夸、多事，小題大做，以國家大局為兒戲。通曉近東各國事務，肩負外交重任的滿清駐日公使徐承祖，即曾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非常直率的指出了袁世凱的「毛病」，徐承祖說：「歷觀袁守（指袁世凱）來電，知該守人固明幹，惟辦事似尚欠持重，緣疊次由次北洋轉來電報，多有失實之處，致令外務有所藉口。與外人交接言語間，關繫實鉅。若以後辦事仍不加思

索，恐徒貽國家之憂，無益於事。」換了另一個沒有後臺，不得與援的四品小官，得了朝廷外交大員，駐日公使的這麼幾句考語，簡直就不可能不丟官獲罪，何況徐承祖語語屬實，言詞闕遺多，少留了點情面。但是袁世凱有恃無恐，正因為他「扶危定傾」「挽救大局」，幫忙李鴻章解決了棘手問題，匡救了李鴻章錯誤決策所造成的危機。李鴻章正對他心懷感激，表面上則將起白鬍子笑道：

「孺子可教！」

於是，袁世凱不但會丟官，不至於獲罪。相反的，他內心裏的願望，由於李鴻章的多方迴護，極力提拔，終告圓滿達成。當朝廷裏議論紛紛，都在嗔怪袁世凱多事，險些釀成中俄大戰的時期，唯有李鴻章，他以「眾人皆醉我獨醒」的態度，力陳朝鮮環境複雜，難以應付。甚至上書醇親王奕譞，飾詞代袁世凱辯白。李鴻章在他的這封信裏說：

「朝鮮之事，最難處置。……各國駐韓者，趨向不一，日來頗怪袁世凱多事，……袁守精明剛躁，鴻章每切諭以鎮靜勿擾。……誠如鈞諭，宜預儲通品，為他日替人；第通品亦不易得。」信裏的意思，說得够明白了。袁世凱正是醇親王囑咐李鴻章留意儲備的通品人才，而且李鴻章尤曾在有意無意之間，向主持國家大計的醇親王預為透露，他可能以袁世凱作為他來日的「替手」。

由於李鴻章的老師，咸聞中與名臣第一的曾文正（國藩），曾經有過「做事業者，以先找替

手為第一」這句至理名言，流風餘緒所及，從湘淮二軍出身的人物，莫不奉為圭臬。李鴻章被公認為曾文正的衣鉢傳人，湘淮兩系人物的共同領袖。如今李鴻章垂垂老矣，他隱隱約約的說將以袁世凱為他的替手，怎不使朝廷上的衮衮諸公，對袁世凱刮目相看？

何況，緊接着李鴻章便用相當捧場的考語，致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建議以袁世凱取代陳樹棠，繼任中國駐朝鮮通商大員，負責「坐探國政」。這一份建議發於光緒十一年九月五日，亦即朝鮮的驚濤駭浪方告平息之後，李鴻章說：

「世凱兩次帶兵，救護朝王，屢立戰功，該君臣士民深為敬佩。才識開展，明敏忠亮。……與其執政金允植、金炳始等皆莫逆之交。李崑應（大院君）、閔泳翊（閔黨要角）等再四懇令袁世凱駐朝辦事，可息爭端，而免內患。似宜順彼輿情，潛消反側。」

便在這一封建議函裏，李鴻章的用心良苦，他不僅想使袁世凱的官秩，因事實的需要，水漲船高，超過陳樹棠之上。同時，他更欲袁世凱在朝鮮能够放手辦事，不受拘束，勿因「通商」的字樣，使別人對他的任務產生錯覺，或者有所曲解。

李鴻章存心竭力提拔袁世凱，朝廷焉有不允之理，任何人的反對和阻撓全都失去效力，袁世凱官運亨通，一步登天。不多久，廷旨下來，有云：

「袁世凱着以道員超升，並賞加三品銜，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，另由總理衙門加札飭

邊。」

夙願獲償，得意洋洋，袁世凱現在不但是朝廷重寄，名動公卿，而且連外國人都對他側目而視，不能不聯絡敷衍。當時的日本外相井上馨，在袁世凱的新職發表以後，馬上就派員晉謁李鴻章，在李中堂面前，盛讚袁世凱的才能出眾，精明強幹，井上外相的代表說：雖然袁世凱曾經率領軍隊跟日本人打過仗，但是日本人對他仍極仰慕，因此，井上外相邀請袁世凱訪問日本。李鴻章則對日本的盛意滿口稱謝，答應了叫袁世凱去一趟。暗地裏却立即知會袁世凱，訪日之行大可不必，弦外之音，則在唯恐袁世凱赴日或遭意外。

成了駐韓最高官員

袁世凱果然成爲中國駐在朝鮮的最高官員，全權代表，時間則在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，距離他權充管帶，率兵一營擔任先鋒，開抵漢城，爲時還不到四年，這真是一帆風順，天從人願。當袁世凱春風滿面，走馬上任，他所辦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招募國內的商人，到朝鮮去從事貿易，一方面繁榮朝鮮的經濟，一方面與英日等國的經濟勢力相抗衡。此外，則還有一個目的，那便是鼓勵商民到朝鮮牟利。

袁世凱鼓勵國內商民赴朝鮮從事貿易，曾經化費了很大的氣力，中國僑民之得能在朝鮮立足，經商，營利，奠立了堅實的基礎。一直到今天仍舊據有相當重要的地位，撫今追昔，飲水思源，袁世凱當年的一番心血，總算沒有白費。

他曾有計劃，有系統的完成了一連串的措施，使中國商民在朝鮮獲得優惠的待遇，和有利的經營環境。袁世凱設立了各幫的會館，把分赴朝鮮各地的商民，全都納入固定的組織，獲得充份的照料。然後他設商會，立董事，使商民藉由嚴密的團結，而能發揮其羣體的力量。爲了保障中國商民人貨的安全，他甚至編組專爲保護僑民利益而設的巡警，使中國商民在朝鮮各地，全能擁有可供指揮運用的小小武力。

當山東、河北，甚至遠及上海、寧波一帶的中國商民，獲知在朝鮮經商的有利環境，便紛紛的攜帶貨物渡海而來。袁世凱即使是在百忙之中，他也會儘量抽出閒空，和國內來的商旅接近，聽取他們的意見，設法爲他們解決一切的困難。曾有許多位商家向袁世凱提起，由中國各港口駁運到朝鮮仁川的貨物，因爲找不到中國的輪船運輸，祇好附託於英國、日本的輪隻。運價由英、日輪船公司隨便的訂，價格既高，照顧得又不週到，於是運費和損耗形成了很大的負擔，凡此都在影響成本，使得中國貨物未能與英日兩國競爭。

袁世凱問明白了問題的癥結，他頓時就一拍胸脯，慨然的答道：

「好，這一件事包在我的身上，不出一月，由我負責解決。」

旅朝鮮的商家，都以爲袁世凱會去跟英、日輪船公司辦交涉，叫他們訂定合理的運費，負擔運送途中因照顧不週而生的損失。殊不知袁世凱拿出來的辦法是與利除弊，正本清源，他根本就

不跟英日船商打交道，而且還澈底斷送了他們這一筆大生意。

袁世凱打電報給滿清朝廷開辦的國營招商局，請他們撥一艘輪船，專門行駛寧波——上海——青島——蓬萊——天津——仁川一線，他可以保證有利可圖，決計不會虧本。想不到這回他竟會碰了釘子，招商局的回答是盈利沒有把握，因而歎難遵辦。

惹火了年青氣盛，睥睨無人的袁世凱，他再打個電報給招商局，有現成的好生意你們不幹，那我就招商募股，買一艘船，自行承運。

於是招商局自動讓步，他們的覆電說：如果袁大人一定要開仁川航線，那麼，招商局可以租一艘船給他，租價呢，一年要一萬多銀圓。

租就租吧，可是錢從何出？袁世凱靈機一動，他不經奏准，從稅務司裏提出了這筆款子，馬上就辦理租船手續。與此同時，又把所有的商會董事全給找來，說明經過，並且告誡他們說：

「我甘冒風險，替你們解決一大難題，將來英國、日本輪船公司眼見生意被我們奪走，他們一定會自動削價，寧可賠本也得競爭，因爲他們的資本雄厚，賠得起錢，打垮了我們還能多賺些。我們呢，錢是從公帑裏私行挪用的，也就祇許賺，不許賠，到那個時候，列位可別扯我的後腿。」

各商會的董事聽了，心中感激，於是義形於色。大夥兒齊聲嚷嚷，一致議決：

「咱們寧願具個切結，往後所有的人貨，一律都搭自己的船。」

租來的一艘貨輪開始營運，收費比外輪低，船期尤其配合得準，一年下來，光在這條船上，便淨賺了兩萬多銀元的紅利。

吳陞販土慶軍吸毒

袁世凱鼓勵國內商民溝通中韓貿易，為商民們解決了不少問題，遂使中韓貿易，大為增進，而中國在朝鮮除了政治、軍事勢力外，又有了一層經濟上的力量，鼎足而三，互為奧援。但是，也正為袁世凱辦這一件事相當的熱心，難免引起旁人的誤會，以為這是他名利雙收，仕優則商的門道之一。曾是袁世凱的老師，擔任吳長慶幕客的張馨，和他的哥哥張馨，還有一位曾經口角春風，使袁世凱得了他平生第一個差使的朱曼君，就曾在他們三人聯名上袁慰廷函中，非常露骨地指出了一點事實，認為袁世凱有弊：

「……張敬夫所購湖桑，必不值一萬四千金，此中弊竇，人人所曉。司馬（指的是袁世凱）公然為之主持。」

二張和朱曼君在這封信裏還公然指責袁世凱重用茅筭（少筭）和紀雨農，由於袁世凱曾經在這三位老師輩的跟前，說過茅、紀二人輕躁、貪鄙、販貨、挾妓，尤其不該酗酒辱罵主帥吳長慶，斥其病狂喪心。所以二張和朱曼君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責問袁世凱為什麼要重用這兩個人？其實，茅筭和紀雨農早已成為袁世凱在朝鮮時期的重要幹部，一刻不可輕離的哼哈二將。

這一封含有教訓、責罵意味的信中，曾經列舉袁世凱的不是，而予痛加鞭撻。其中使袁世凱

看了最受不了的，還在於函中明指袁世凱一向以治軍嚴明著稱，在他所統率的部隊裏「販煙（鴉片煙）有誅，宿娼有禁」，可是二張和朱曼君又指證確鑿的說駐韓清軍中有販賣鴉片煙的，此外，尤有「官妓三名，聚宿三軍」。

看了這兩項檢舉，袁世凱氣湧如山，暴跳如雷，他立刻便派遣親信，秘密查訪。而查訪的結果是二張和朱曼君先生函中所稱完全屬實。清軍營中有人賣鴉片，抽大煙，也真有那麼個官妓三名。

下一道命令先把三名官妓逐出大營，再次重申尋花問柳的禁令。第二個步驟便要貫徹他「販煙有誅」的鐵律，更進一步，他下令「凡吸煙者亦殺無赦。」

命令一下，搜查行動立刻展開，袁世凱終於偵悉，軍中販毒案的主犯，正是慶軍主將吳兆有的一名心腹，而吳兆有的這名心腹隨從，却又大有來頭，因為他曾經服侍過吳長慶，跟着吳大帥冒險犯難，出生入死，尚且是吳大帥病逝金州以後，方才拿着吳大帥的親筆介函，命他來追隨吳兆有的。

這人名喚吳陞，在慶軍官兵之中年事最高，資歷最深，連吳兆有都對他執禮甚恭，從不敢拿他當部屬下人看待。故所以吳陞越來越驕，也越來越膽大，他終於成了駐韓清軍包庇鴉片販賣吸售的頭兒，正因為「不看僧面看佛面」，慶軍上下從他一聯想起吳大帥，那就誰也不便碰他或惹他。

袁世凱偵悉了內幕，找到了主腦，他便狠一

狠心，咬一咬牙，帶十餘名從人，上吳兆有的行轅。他專誠拜訪老上司，今僚屬，於是老實忠厚的吳兆有，心惴惴然的大開中門相迎。

然而袁世凱輕鬆自在，笑口常開，一再的聲明他此來只為敘舊，以私人的身份，敬候老上司的生活起居，帶點兒在先請安問候的意思。然而，正當吳兆有疑慮盡祛，又開始眉舒目展，談笑風生。袁世凱忽又移動身子，湊近吳兆有問：

「當年大帥的那名隨從，叫吳陞的，如今是否還在侍候着大人？」

「說不上什麼侍候，」吳兆有聳肩一笑，「我百事都不使喚他，無非在我這兒養老罷了。」

「可是，」透着有點為難，袁世凱終於還是說了：「祇怕大人還不知道？如今那吳陞已經做出了罪該斬首的事情了。」

「啊？」吳兆有大吃一驚，他不勝惶亂，忙不迭的便問：「他——他——他做了什麼案子來？」

於是，袁世凱搖頭苦笑，彷彿他是在不勝惋惜，然後雙手奉上一疊案卷，那裏面都是吳陞罪該萬死的罪狀，條理分明，證據確鑿。包括吳陞怎樣自外地販入煙土，設局發賣，又如何的私開煙燈，誘使慶軍將士吸毒。甚至於吳陞逐年逐月送回家中銀兩幾千幾萬，何人收受，也都開了一筆明細帳來。

直看得吳兆有心驚肉跳，駭汗如雨。他發出一聲浩歎，又張口結舌好半晌，然後瞟一眼袁世凱，他無可奈何的在問：

「袁大人，這一件事，你將如何處置？」

「果若依我，」袁世凱嘿嘿冷笑：「那麼這件事就好辦了，國有國法，軍有軍律。吳陞的罪名，無論如何，終究難逃一死。」

吳兆有馬上就說：

「這件事還得從長計議，從長計議。」

於是袁世凱明知故問：

「吳大人，你的意思是說——？」

「打狗須看主人面啊，」吳兆有淡然一笑，意味深長的說：「吳陞是大帥心腹體己的人，如今他犯了法，遭了事，論罪固在不赦。祇是我們爲大帥着想，不如放他一條生路。」

一紙供狀人頭落地

「這一——」袁世凱本欲發作，但是繼而一想，吳兆有曾經是他的頂頭上司，至今仍爲軍門提督，統率所有在韓的清軍，當面關翻，終有許多不便，因此，他忽又打個哈哈，扮起笑臉，順風使舵的說：「吳軍門說的是，念在吳陞是大帥的體己人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也祇好放他一碼，暫且不加追究。不過，他若是再不痛改前非，洗心革面，一旦有錯抓在我的手裏，我是斷乎不能再饒他。」

吳兆有還以爲三言兩語，事情已經了結，自然也順水推舟的，說些門面話：

「當然，當然，我這便傳喚吳陞來，嚴加申誡，命他好好的在衙門裏喫糧當差，假如他再不悔改的話，莫說袁大人您得重重的懲戒，就是被我抓到了，連我也不會輕易放過他的。」

一樁公案，彷彿就這麼輕易了結，其實，袁

世凱爲了駐韓清軍的紀律，他自家的令名盛譽，怎肯放過這一個元惡罪渠？當日辭出吳兆有的提督衙門後，他便暗中派人打聽、刺探。聽說吳兆有果真把那吳陞喊了來，大罵一頓，命他從此住在提督衙門，不准再出外爲非作歹。可是，吳陞是駐韓清軍「黑糧」鴉片的總經銷，他神通廣大，手下又多，人是住在提督衙門裏面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跨，然而他所主持的鴉片販賣，照舊還在暗地裏進行。袁世凱一想，若不用非常的手段，一定逮不了他。所以，終有一天，他備一份請帖，邀吳兆有到他的總辦衙門赴宴，當酒過三巡，吳兆有被他殷殷勸飲，喝得痛快淋漓，意興盡飛。袁世凱便向陪席的茅倅、紀雨農兩個，遞個眼色，茅、紀二人會意，雙雙靠攏，把吳兆有夾在中間，然後從南地北，海濶天空，跟吳兆有談了個興高采烈，歡暢之至。正在這時，偏又從大廳屏風後面，閃出一名跟班，湊近袁世凱的座畔，附耳悄聲說了幾句，但見袁世凱眉頭一皺，向吳兆有一拱手說：

「軍門，小弟內宅裏有點小事，得小弟親自去看看，務請寬坐片刻，小弟移時便來相陪。」

吳兆有正和茅、紀二人，談在興頭上，當下毫不在意，隨口答道：

「袁大人只管請便。」

那裏想到，袁世凱方一抽身，便急趨大門。大門口，早有一隊親兵，全副武裝，列隊侍候。

袁世凱親自率領這一小队，一路快馬加鞭，不一會兒便到了吳兆有的提督衙門。吳兆有的親兵，見是袁世凱到，誰敢阻攔，於是任讓這一羣進去

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將吳陞逮住。袁世凱借吳兆有的大堂，當面問案，所有包庇私娼、販賣煙土種種的罪名，吳陞一概招認，直承不諱。袁世凱使他在供狀上畫了押，一聲喝令，提督衙門的親兵眼睜睜看着袁世凱的部下，把吳陞斬在轅門之外。

斬了作惡多端，罪有應得的吳陞，袁世凱匆匆回到自己的宅邸，大廳上酒席還沒有散，吳兆有却已被茅倅和紀雨農，灌了個七分醉。袁世凱若無其事，面帶笑容，他再回座，敬了吳兆有一杯酒，然後，像聊開天一般的，輕聲的問：

「軍門，你可記得，當日你會許過我，倘若吳陞那厮，仍然怙惡不悛，還在販賣煙土，一旦被軍門查獲，軍門非得把他明正典刑不可？」

吳兆有點點頭回答：

「是有這個話呀。」

「那麼，方才我總算是代軍門辦了一樁小事了，」袁世凱笑着把吳陞親筆畫押的供狀，遞到吳兆有的手裏，又說：「請軍門過目。」

略略一看，吳兆有不由驚了一驚，忙問：

「袁大人，你這份供狀是從那兒來的？」

「便在剛才，從軍門的提督衙門裏得來，」袁世凱陪笑道：「吳陞至今還在販賣煙土屬實，我是怕軍門公私兩難，不便處決，所以越俎代庖，將吳陞綁在轅門外面，當衆殺了。」

「啊？」

吳兆有忍禁不住，一聲驚呼，然而自此以後，便啞然無語，悶聲不響，他斲殺半生，久歷戎行，殺個把人簡直算不了一回事，何況吳陞犯的原

是死罪，純粹咎由自取。吳兆有既驚且怒的是，袁世凱辦事不循常軌，大走偏鋒。他心狠手辣，令人覺得可怕。尤其撞他的衙門，殺他手下的人，偏還用一紙供狀，幾句敷衍話，堵住了自己的嘴巴，在在都是他感到極不是滋味。

慶軍騷動鐵腕彈壓

當夜這一席盛宴，終於是虎頭蛇尾，不歡而散，袁世凱七鬯不驚，聲色不動的斬了淮軍的壞胚子吳陞，自以為得計，免不了又沾沾自喜，面有得色，回到後進，又在姬妾跟前眉飛色舞，吹了個殺。却是他不曾想到，就由於這一件事，做得太狠太絕，不但使老實忠厚，與人無忤的淮軍宿將吳兆有，從此和他生了無法化解的嫌隙，同時，他還在不知不覺之間，挑出了一個大亂子來。險些危及袁世凱自己的性命，使天朝中國在朝鮮的聲譽，一落千丈，破壞無遺。

原來，駐紮在朝鮮的慶軍三營，都是離別家鄉多年，血戰大河南北的老兵油子，打從袁世凱穿開褶褲，被他父親抱在袁寨寨牆上看剿捻之役的時候起，就已經在出生入死，喋血沙場。淮軍的軍紀一向很差，平時作戰清鄉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為，他們施予老百姓的暴行，比太平軍和捻匪不曉得要壞過多少倍。這一支部隊被調到了朝鮮，由於袁世凱為嚴明軍紀，小題大做的一口氣連斬七人。袁世凱的少年豪氣暫時的鎮懾住了他們，再加上袁世凱以及各級軍官，經常都在反覆告誡，駐防在外，應為國家的體面，榮譽着想，因此紛紛的自動收斂，始終沒有鬧出什麼大事

。然而當他們在朝鮮一住就是三、四年，難免故態復萌，日久頑生。騷擾朝鮮百姓的事倒還不會有，不過抽鴉片煙和宿娼尋樂的事却層出不窮，越演越烈，而搞這兩行的頭兒，首推那個被袁世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擒而斬之的吳陞。

莫看吳陞終其死不過是吳長慶、吳兆有的一名親隨，但因他和吳大帥沾親帶故，生前又是寸步不離，他能在吳大帥跟前說得進話。因此各營弟兄倘有什麼艱難困苦，重大過錯，長官面前不便講的，只要託到吳陞的名下，他熱心慷慨，樂於助人，往往會在大帥的面前為之據理力爭。於是，日積月累，年深時久，吳陞在各營弟兄中放了不少的交情，而他也從而獲得全體士卒的普遍尊敬，吳長慶在世的時候早已如此，吳兆有代統三營的時期又何嘗不然？

所以，當駐韓淮軍各營，聽說袁世凱不念舊情，斬了吳陞，頓時就起了鼓噪，淮軍士卒一個個的咬牙切齒，破口大罵，聲勢汹汹的要替吳陞報仇！其中尤有五百多個抽鴉片煙抽上了癮的，都說吳陞一死，黑糧必斷，與其將來涕淚交流，呵欠連天，受那鴉片煙癮難熬的活罪，不如豁出一條性命，殺了袁世凱，然後在朝鮮造起反來，搶一大票，各自逃回家鄉。

慶軍各營起了騷動，當兵的憤怒咆哮，大聲鼓噪，拉槍的拉槍，尋子彈的尋子彈，軍營裏鬧得天翻地覆，一片大亂，自吳兆有以來的各級軍官，東奔西走，囑阻勸止，却是那裏壓得住人聲鼎沸，亂兵汹涌。這消息傳到了外間，朝鮮百姓認定了又是大禍臨頭，地方糜爛，大街小巷都

在關門閉戶，扶老携幼的四散逃亡。當時，各國使節和日本駐軍都在等着好戲上場，坐山看虎鬧。朝鮮王宮，達官顯要就唯恐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斬了一名販鴉片煙的吳陞，居然會鬧到天下大亂，禍在肩隨，這是袁世凱做夢也想不到的。

不過袁世凱在各地的耳目眾多，他早早的得到了消息，起先他也難免喫驚，有點兒手足失措，心顫膽戰，但是他自忖顏面攸關，決不能在人人前坍這個臺，所以他強持鎮靜，勉強心神，搔了半晌頭，仍還是給他想出了一個緊急應變的方針來。

喊芽倅、紀雨農，十萬火急的召來他從家鄉帶出來的那四十名親隨，一人帶一柄手槍，二柄大刀，四十名親隨在院子裏排好了隊，袁世凱自己也是佩刀帶槍，五短身材站在石臺階上，他向下面的人高聲說道：

「列位從家鄉跟我到這裏，同甘苦，共患難，我們這四十一條命是連在一起的。要末同生，要末同死，此刻你們跟我去逮亂兵，抓大煙。只要逮着一個敢於犯上作亂，承認他抽大煙的，你們給我逮着了就砍！」

說罷，連同芽倅、紀雨農，四十三個人都上了馬。由袁世凱四馬當先，潑喇喇的衝進清軍大營，到時營中正亂，可是要造反的還不曾集合起來。先以為袁世凱聽說營中譁變，一定會吓得逃走或躲起，萬萬想不到他會帶了人馬前來大營彈壓，一怔、一驚、一氣餒，那一股子蠻幹的勁不知不覺便鬆了。但見袁世凱騎在馬上，四十二名如狼似虎，挺胸疊壯的隨從緊緊跟在他身後，袁

世凱往中軍大營下一站，拉開喉門便吼：「頓痛罵，直罵得滿營清軍狗血噴頭，垂首無語，於是袁世凱又喝令：

「如今你們誰也瞞不過我，反不如坦坦承認，但凡大煙抽上了癮的都往左邊站，不抽的站在右邊。誰想隱瞞，我先把他的腦袋砍下。」

金玉均潛入朝鮮記

袁甲三的姪孫、袁保慶的嗣子、袁保中之姪，淮軍元戎李鴻章李中堂跟前最紅的官員，袁世凱在淮軍之中，聲威素著，尤其在朝鮮領軍，他是出了名的執法如山，不講情面。袁世凱自忖他還能有這麼點兒威風，所以他才敢挺身向前，在滿營譁變，亂兵潮湧的千鈞一髮之際，照舊的耀武揚威，嘖嘖叱咤。而那般方才還在嚷嚷着要宰了袁世凱的亂兵，居然也就被他唬住，俯首帖耳，一語不發，是抽大煙的便自行供認，默默的站到左邊。這時候，袁世凱撥轉馬頭，面對着一大堆抽大煙的士卒，先數落了一頓抽煙的不是，然後方說：

「往後這大煙是絕對不准再抽了，違者處死！你們願意要性命的，從今兒起，住在一起，暫時禁足，我找醫生來給你們戒煙。」

天大的一場禍亂，便這麼輕易的解決，當天，漢城裏外無分官民，莫不交口讚譽袁世凱的從容鎮定，赫赫聲威，淮軍對於袁世凱，從此也就更加「敢怒而不敢言」了。

朝鮮得免於淪為俄國的附庸，但是朝鮮大局，還有兩項重大事件尚未解決。其中之一是韓王

李熙和閔黨中的心腹大患，肘腋之害，金玉均和朴泳孝的可能捲土重來，事實上，到了光緒十一年十二月，金玉均等在日本買槍，招募日本浪人，準備潛入漢城舉事的風聲，越傳越盛。其實，金玉均等的所謂「維新黨」，甲申事變失敗後，旋即逃往日本，而且早已成爲任由日人支配的侵略工具，說什麼金玉均即將大舉，骨子裏正是日本企圖侵佔朝鮮的心理日亟。

正因爲袁世凱在韓王李熙，和閔黨人物之前一再說過，他極力陳言金玉均、朴泳孝絕不可能揮師直入漢城，進而攘奪政權，盡除華人。因此，每當金玉均有蠢蠢欲動的消息，朝鮮的執政當局，必定會找到袁世凱，請他想一個斬草除根的辦法，把這一個惱人的問題，澈底予以解決。

就在這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中韓交涉中，漸漸的也使袁世凱的觀念，有所改變。——維新黨人的也使袁世凱的觀念，有所改變。——金玉均等伺機倡亂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。因爲，所有的謠言攻勢，心理作戰，一概都是以日本侵略利益爲出發點。袁世凱也雅不欲日本利用金玉均這幾名叛徒，經常播放緊張不安的空氣，作爲日方的要挾，以遂日本的需索或要求。所以袁世凱痛下決心，他將金玉均事件的內幕呈報李鴻章，使李鴻章也有所認識：「金玉均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」，必須作爲專案處理。

當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意見趨於一致，李鴻章便將袁世凱對金玉均事件的觀點，以及所應採取的有效步驟，一一奏報了清廷。從此，對於金玉均問題的處置，北京清廷、天津督署衙門李鴻章，和朝鮮「總理交涉通商事務」袁世凱，三位一

體，如手使臂，表現了靈活的運用，和充份的合作。

三方面的力量相加起來，以重兵爲後盾，嚴詞交涉，當然會日本感受重大的壓力。一開頭，袁世凱竭力主張支持朝鮮向日本提出的引渡金玉均要求，他的態度方經公開表示，北京和天津方面，立刻便予以堅強有力的支持，清廷下旨諭知李鴻章，字裏行間，斬釘截鐵，絲毫不容寬假的說：

「李鴻章務將擬派前赴朝鮮之兵，豫備齊全。如倭竟不執送金匪，或別有警訊，即着迅速馳援，以赴戎機，毋稍遲誤。」

這一道廷旨所表示的意思很明白，清廷堅持日本非把金玉均匪徒引渡回朝鮮不可，否則的話，便不惜遣大軍進駐朝鮮，必要時何妨付之一戰。用這麼強硬的态度，來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這名匪徒，使得袁世凱在獲悉以後，不禁精神一振，鼓舞興奮。他立刻向韓王李熙提出建議，派專使趙秉鎬到日本去，坐討金玉均，匪徒不到手，他就不走。

李逸稷爲國鋤奸記

中韓雙方密切合作，逼着日本執政當局對於金玉均的問題攤牌。日本方面則藉詞推托，多方辯解，日本外務省婉拒專使趙秉鎬赴日坐討的要求，同時，由日本外相井上馨，和駐華公使榎本武揚，在他倆聯合一致，共同應付滿清駐日公使徐承祖的一再勸說時，相機提出了一個折衷的方

案。日方的藉口是金玉均等爲國事犯，依照國際公法未便引渡。但是井上馨和榎本武揚提出保證，日本願將金玉均等驅逐出境。

匿居日本的金玉均等人，却在事先便獲知了日方此一重大讓步，他們以哭秦庭的姿態，哀哀上告，遍赴各國駐日公使館，籲求各國公使「主持正義」，「維護國際公法的尊嚴」，抗議日本引渡或驅逐出境的處分，這齣戲的幕後導演當然還是將金玉均等運用裕如的日本外務省。各國公使早已窺知內幕，因此沒有人對金玉均的哭訴，加以理會。

看來金玉均等被逐出日境的判決已成定局，偏有滿清駐日公使徐承祖，他總總慮，顧忌太多。據他自己的解釋是唯恐金玉均被遣出日本國境之外，他很可能會逃赴俄國。徐承祖這個人畏俄如畏虎，所以他申奏朝廷，力陳金玉均爲俄國所驅使之大害，使得清廷當道諸公畏首畏尾，又告遲疑不決。於是日本緊緊抓住這個機會，以金玉均抗命爲詞，把他安置在小笠原島，限制活動，在表面上看來形同幽禁。

可以想見的是，袁世凱在金玉均事件上，他的表現總算差強人意，在韓王李熙，和閔黨首要跟前頗能交代得過去。這一場幾將白熱化，兵戎相見的外交戰，滿清朝廷居然會花費了這麼大的氣力，巨獅搏兔，或則即此之謂歟？

附帶值得一提的中日韓三國之間的一段史實，即爲極富戲劇化的金玉均之結局。袁世凱早在他向韓王李熙上摘奸論，翌日即獲韓王李熙約晤的當時，兩人抵掌而談，暢論天下大事。當時，

韓王李熙就曾直率的問過袁世凱：「金玉均又次來，留於日（使）館，尤極痛駭。——這個問題又該如何解決？」

袁世凱當時就披心瀝膽，直話直說：

「玉均聞日政府亦惡之，此時如購一壯士刺之，日人既不能辦朝鮮人，自必送交外署加以遠配，擋塞日人，此亦甚易。」

這幾句話韓王李熙是刻骨銘心，念念不忘的，對於他這位天字第一號政敵金玉均，韓王李熙一直都在用袁世凱建議的「購一壯士刺之」方法。當日本政府難以抗拒中韓雙方的強大壓力，把朝鮮維新黨的兩名首腦，金玉均則流放小笠原島，朴泳孝私下縱之旅美。光緒十五年（公元一八八九），時年三十一歲的袁世凱還在朝鮮任上，日本突如其來的從小笠原島釋回金玉均，無巧不成書的「維新黨」流亡首領第二號人物朴泳孝也從美國學成歸來。然後他們二人通力合作，在東京設立「親鄰義塾」，廣收生徒，「親鄰者，親日也」，其非親華不言而喻。這兩名維新黨的匪徒確曾有其新的計劃，新的野心，其不危害於朝鮮者幾希。

朝鮮的執政當局，在閔妃操縱之下的韓王李熙，猛然又想起袁世凱的芟草除根之計，他密遣李逸稷在光緒十八年（公元一八九二年）時，從朝鮮東渡日本，假託旅日經商的名義，徐圖接近金玉均和朴泳孝，伺機將這兩名匪徒一併解決。

負有重大使命，抱着必死決心的李逸稷抵達日本以後，很凌巧的遇見洪英模的兒子洪鍾宇方自法國留學歸來，他深憾於生身父親洪英植因金

玉均、朴泳孝的連累而死，殺父之仇不共戴天。所以洪鍾宇對於金玉均、朴泳孝兩人之痛恨，尤在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的李逸稷之上。

於是而亟於報復殺父之仇的洪鍾宇爲主力，假意和金玉均、朴泳孝曲盡綢繆，殷勤備至。洪鍾宇誑騙金玉均，他說他和滿清北洋大臣，李鴻章長子李經方的交情很深，而李經方本人深具民主自由思想，願見韓國獨立。洪鍾宇故表贊同金玉均、朴泳孝的朝鮮革命大計，彷彿已成爲維新黨的信徒，金玉均和朴泳孝的心腹。光緒二十年（公元一八九四年）三月，這一行人由日本神戶搭輪驅駛赴上海，就在這一個月的二十八日，洪英植的哲嗣洪鍾宇，在東和洋行終於槍殺了金玉均，他本人則當場被租界巡捕捕獲。

訂閱中外雜誌或購買合訂

本請將訂費交郵政劃撥第

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帳戶或撥電話「七七十二

八〇」立即按址寄書。